

钱利娜 著

胡不归

HU BU GUI

胡不归

后院

后院，一株蓖麻树上黑色的种子
埋藏着十岁少女的碧眼睛
叶上的反光，与眼神
偶尔扑腾的明亮，来自同一种自然法则

一颗颗小芽，抽出最初的爱恨
它摇摆新绿的旗帆，成就了我和蓖麻树
向阳生长的姿势

在后院，还有生我的母亲
给母鸡喂食泥鳅，让它们无须爱情
就强于生殖

但花裙下的十岁
对父辈肉体的忧伤和局限
一无所知。

杨信鸽

信鸽

题字：杨信鸽

钱利娜 著



图 书 在 版 编 目 (CIP) 数据

胡不归 / 钱利娜著.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5

ISBN 978 - 7 - 5339 - 3959 - 5

I. ①胡… II. ①钱…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 069593 号

责任编辑 邓东山

责任校对 许红梅

装帧设计  田禾工作室

胡不归

钱利娜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8

插页 1

版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339 - 3959 - 5

定价 20.00 元

版 权 所 有 违 者 必 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以轻载重,以思融诗 洪治纲 001

壹

死生集

黎明	003
一本书上的两个名字	004
银簪	005
白桦林	006
猜测	008
最后的时刻	010
安魂曲	012
离开	014
胡不归	015
品茶记	016
我死后	018
溺水者	019
小溪	021
悼	023

贰

长相忆

每当我说起大海	027
晚安	029

佳酿	031
长相依	033
拥抱	035
经过的日子	036
与夏书	037
古道	038
下雨了	039
回忆	041
隔阂	042
光线	043
你那边几点?	045
如果你爱我	046
喜相逢	048
致肖邦	049
鼾声	052
幸福之路	053
空间	054
来去	055
穿过雨	056
有时候	057

叁

如梦令

她在哭	061
-----------	-----

迷路	062
女雕塑家	064
母亲的冬天	066
夜的猫	068
表白	069
越女词	070

肆

悲欣集

后院	073
秘密	074
见黄河	075
一半	076
旧车厢	078
可能	080
注视	081
雨水,我的亲人	083
偶遇	084
事件	086
听任	088
之后	089
失眠记	090
零点	091

硬币之歌	092
我爱过	093
声音记	094
树语	095
小四轮	096
两个孩子	097

伍

寻江南

梦江南	101
寻江南	102
旧桥	104
故居	106
返乡路	108
紫云英	110
台风	111
芳菲尽	113

我诗歌中的细节化与形而上…… 钱利娜 114

以轻载重，以思融诗

——评钱利娜诗集《胡不归》

洪治纲

我很喜欢钱利娜的诗歌，虽然我与她素不相识。她的诗，犹如江南山间萦绕的云彩，轻盈、灵秀、丰沛，却又不乏某些形而上的凝思。她的诗，弥漫着特殊的性别意识，也浸润了似有若无的哀婉。它们附着在不同的生命情境之中，贯穿在各种日常生存的场景之中，温丽典雅，耐人寻味。

钱利娜的诗是轻盈的。然而，这份轻盈，并不是羽毛般没有重量的轻盈，而是夹裹着生命之思的轻盈，是举重若轻，或者叫以轻载重。表面上看，它是诗人的一种精神姿态，但我以为，它更是一种智慧，一种穿越尘世、坐看云天的智慧。翻开这部诗集中的一些诗作，我们会看到，诗人常常直面的是：生与死，盈与虚，悲与欣；诗人所怀想的是：历史与现实，爱恋与眷念。这些都是充满了亘古追问的人生之大命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难以绕过的生存困惑。

这很有意思。一位年轻的女性诗人，能够越过各种摇曳多姿的感性体验，能够站在繁复驳杂的生活之上，寻思某些人生的本源问题，探讨某些存在的终极境域，这多少让人有些出乎意料。但更让人意外的是，钱利娜并没有动用那些启蒙色彩很强的表达方式，也没有将形而上之思化为玄奥幽深的意象，使诗成为一种思想上的“负重之车”。——事实上，在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中，我们已读过太多这类思想超

载的作品，它们坚硬、强悍、玄奥，以近乎武断的表达方式，试图一举征服读者的心灵。这样的诗歌，当然也有自身的特点和价值，但对我来说，哲学化的思维过于明显，终究会削弱艺术的灵性和质感。

而钱利娜却巧妙地避开了这一过度“崇尚深刻”的审美惯性，选择从日常生活的某些场景出发，从我们可能面临的某些情境出发，呈现诗人对人生的某些思考，甚至是追问。譬如，在《银簪》里，她从一个平凡女性的命运出发，展示了她用鲜嫩的生命，哺育出枝繁叶茂的后代，最后却只有一根永不腐蚀的银簪，记住了她曾经的美丽。在《与夏书》里，她更是以绝妙的想象和泣血般的坦诚，如此写道：“我要选择变成一枚针/变成你小小的疼/用水的柔软，把你的伤口慢慢缝/若找不到最轻最细的线/就取我跳动的脉搏，在你身上/像一列寂静的火车穿过/苦难般低语。”这样的诗句，与其说是在诠释爱的圣洁和无私，还不如说是在诉说爱的无助、无奈甚至是绝望，其中所隐含的生命滋味，恐怕从哲学上也很难阐释。

这种“化重为轻”的审美策略所体现出来的，当然是一种艺术智慧，一种将“思”融为“诗”的智慧。在卡尔维诺看来，这不是一种单纯的技巧，而是“一种基于哲学和科学的观看世界的方法”。他曾极力标举这种审美策略，认为一些优秀的作品，就应该追求“一种倾向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像磁场中的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然后在这种接近于飞翔的语境中，慢慢地呈现出深邃而凝重的思想内涵，犹如海明威所说的“冰山原理”那样。其言外之意是，面对一切重大的历史命题，深邃的人性思考，如果诗人和作家们能够将之潜植在话语的背后，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常常是各种轻盈的、充满灵性的言辞，那么，这样的写作就耐人寻味了。钱利娜的诗歌，无疑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审美策略和艺术智慧。

但在钱利娜的诗歌中，“化轻为重”又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智慧和策略，它还明确地折射了诗人独特的审美心性和性别意识。作为一位生活在江南的诗人，山温水软的地域文化，灵秀轻盈的自然环境，多多少少铸就了她那轻柔温婉的个性气质，也使她更能体会到轻盈的内在之美。轻盈聪慧是属于江南的，就像燕赵悲歌属于北方那样，都是人的文化胎记，因为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

而女性特有的性别意识和母性精神，又让钱利娜增添了丰盈的生命气质与体恤的伦理情怀，使她在面对种种人生的沉重与苍凉时，多了一份包容与迎纳的胸怀。所以，在《死生集》里，她呈现了一次次不同的死亡，包括想象中的“离开”，都从来不曾怨恨，更没有绝望。

当然，没有绝望并不意味着没有感伤。事实上，钱利娜的诗也是感伤的。在那种感伤的深处，我们时时能感受到某种人生的无常，亦感受到某种命运的诡异。它有疼痛，但这种疼痛是一种隐痛，蕴含在无法掌控的命运之中；它有遗憾，但这种遗憾是一种怅然，消融在易逝的时空之中。譬如《银簪》对于女性无助命运的叹息，《她在哭》对于一位中年女性在经历生活失败之后孤苦心境的呈现，《可能》对于那些被现实伦理遮蔽的卑微生命的吟咏，《秘密》对于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忧伤情怀的传达……不错，它们没有撕心裂肺的哀号，也没有愤懑与对不公的怨怒，然而却折射了诗人对生命的尊重与关切——就像她在《梦江南》中所表达的那样：“陌上烟，和你柔软的身影一起/被引用、想念、甩在身后/顺着我的遗忘，夕阳/把无穷青山搬到眼前/爱过的山边涧、林中雀/咬着耳际，却从不停留于我的衣襟。”

钱利娜的诗之所以耐人寻味，还在于她对诗歌的语言有着天生的敏感，对节奏有着近乎雕琢的把控。穿行在她的诗句中，我常常无法预知诗人的想象力将抵达何处，也无法判断她会用怎样的意象来呈现内心的意绪。她常常以一种超越常规的言辞，丝竹般舒缓但又清晰的节奏，灼亮我们的阅读，犹如《胡不归》中那位离世的母亲，“用梦的形式”，偷看一眼自己的孩子。

优秀的诗歌总是能让人沉浸在言语的深处，欲说还休，却又欲罢不能，让你“躺在田野上，爱得一望无际”。因此，尽管我喜欢钱利娜的诗歌，可我却深切地意识到自己阐释的艰难和尴尬。莫非，这就是真正的诗歌？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

壹

死生集

黎 明

在一片睡眠的海洋中
靠了岸。没来得及抱一抱
在梦中出现的事物
天就亮了

每一天，都有一只鸟叫着
它总是给得太多。没有人
能日复一日，像它一样
遗弃自己的名字，为相似的晨光
唱同样的歌

不远处，出丧的队伍
被长号和鼓声带领着
正牵引死者重温故土
亲人们发出准备好的哭泣
像沿路种植的银桂
一阵风过，就洒了一地

我的黎明，置身于两种声音之间
它们像失散的兄弟
在我耳边合体

一本书上的两个名字

是草原上的两朵落花
是春天对秋天说的一句悄悄话
生下了它们
没来得及结果
就被吹到偏僻的角落，零乱的春风
把两朵不相干的花
装订成册
在一场完美的虚构里，它们隔着皮肤一样的纸
闭上眼睛
以为可以爱得更久

是河上的两条小船
一条船，过一道弯
就看见另一条
它们听同一片桨声，住同一条河流
但它们之间
从没有一条缆绳

是两座青山
第一页，略高处是我
翻过去，就是你

一个山头
高一点，越过密密麻麻的孤坟
看着另一座山头

银 簪

一百年前，她戴过它
一个陪嫁。在她的头顶
树绿过，花谢过
一只燕子和她一起
把一只巢的理想和苦涩
折叠在胸前
她的双腿是一对桨
孤独地划过
举家食糠的饥饿
烧到村口的战火、失去小儿的时疫

被破开的水声消失
万水千山，不过是吹到水面的一层倒影
盘踞成银簪平静的花纹

衣服上的花朵、脚底的泥
满堂子嗣
都随暮色消逝
他们用死，把土地又翻新了一层

此刻，棺内空空
骨肉消逝，衣袍化灰
只有这支银簪留下来
在一个角落
记住了她鬓角最美的位置

白桦林

不仅只有白桦
远离话语中心的
还有从不说起眼泪的小虫
它们自顾自地嘶鸣，一只死去
另一只接上同样的歌唱
请把我种在他们之间，无须谁来照耀
在灰尘覆盖之下，自生又自灭

不仅只有白桦，还有记不住名字的小花
当我闭上眼，它们用香气爬上每一个坡地
要走多远，就走多远
甩在身后的人间，像巨大的幻觉
在路边错落升起

不仅只有白桦，还有无数的落叶
从生到死，只有几米

不仅只有白桦，还有我手中的刀
裁下树皮
用来写信
写上“我用苦痛认识世间所有的秘密
你是其中一个”

不仅只有白桦，还有我摊开的双手